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駉第二十七

詩魯頌疏

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楚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

臨淮之下相唯陵僅取慮皆魯分也周與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漸漸如也魯都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駉疏

毛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

而史克作是頌箋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疏文公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為黜陟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魯獨無之至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

父請焉愚案史克作頌惟見毛序他無可證三家詩說皆以魯頌為奚斯作楊雄文云昔正考父嘗論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

論正考父矣說魯頌者首雄但云奚斯論考父不云史克論考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魯頌

父此魯說班固兩都賦序昔皋陶歌虞奚斯頌魯皆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此齊說曹植承露盤銘序奚斯頌魯頌此韓說而皆不及史克後漢曹衰傳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此又漢人承用皆屬奚斯之證史克見左傳在文公十八年至宣公世尙存見國語奚斯見閔公二年故文公二年傳已引閔宮之詩不應季孫行父請命於周之前已有史克先奚斯作頌知毛序不足據矣今特標舉以顯三家之義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注 三家駟作駟坰作駟疏 傳駟駟良馬腹

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坰林外曰坰箋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日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三家駟作駟者釋文駟古夔反說文又作駟同說文駟馬盛肥也引詩益作駟駟牡馬今本作四牡駟駟因下駟字注引詩四牡駟駟而誤作駟駟者蓋三家詩顏氏家訓云江南書皆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唐石經初刻作牡改刻作牧孔疏云定本作牡馬則注疏本作物馬無疑今作牡馬非其舊也胡承珙云禽獸之類皆牡大於牝詩意形容肥張自當舉其牡者言之馬瑞辰云牧牡一聲之轉故本或作牧或作牡楊雄太僕箴倍好牡馬牧于坰野釋文引草木疏云牡騶馬也以釋經文牡馬則當從釋文本作牡馬為是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惟季春合牧見月令故詩但言牡馬耳三家坰作駟者說

文駟牧馬苑也詩曰在駟之野亦三家文錯作駟今作駟大雅
駟以段注宜本作同之野詩言牧馬在同故許引之以證从馬
同會意馬在同為駟猶梓木麗于地為麗也黃山云段氏詩經
小學引說文此條云許意在駟之野即野之駟倒句以就韻
其義塙不可易矣而於許書駟下則又刪从馬同聲聲字作从
馬同改引詩為在同之野以就其說蓋段酷信古文因毛詩作
塙與許書古文之同同為門之重文而門下許注邑外謂之郊
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同與釋地文郊作牧者異
而適與此詩傳說同故強許就毛謂許亦作在同與塙本為一
字駟則別為牧馬苑不關此詩也實則毛作在同與塙本為一
詩許自為門作注與駟各為一字於詩何涉乎段改許書又亂
許例反成奇謬矣山意三家作駟駟牡馬在駟之野篇以駟名
正指此駟下傳言駟者亦即此駟謂苑中馬各色皆備也四章
蓋同若如毛詩駟駟既為塙字不應又變文單舉就駟者之不
誤益知駟駟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注魯皇作駟有駟有黃以車
之為誤文已

彭彭

疏傳牧之塙野則駟駟然駟馬白跨曰駟黃白曰皇純黑

馬有駟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塙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
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魯皇作駟者說文駟駟馬白跨也
詩曰有駟有駟釋畜黃白駟郭注詩曰駟駟其馬毛詩豳風作
皇駟與此作有皇同郭據魯詩作駟駟則作有駟者亦魯文矣

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駢下引詩有駢有驪而無驪字蓋或闕遺於說文駢注又斥驪為俗字非也馬瑞辰云上句有皇傳黃白曰皇見爾雅據三章有雜釋文雜本或作駢阮氏元謂爾雅舊有兩駢蓋同名而異物為毛傳所本竊謂此傳黃駢曰黃亦當作黃駢曰皇與三章作兩駢者同亦同名而異物皆本爾雅為說爾雅為淺人誤為重出刪去其一毛詩又為後人疑二皇不應並用因準詩人義同字異之例段黃為皇以與皇韻猶三章改駢為雜又或改作駢也黃白曰皇黃駢亦曰皇皆黃馬兼有別色之稱若單稱黃則止一色傳宜云純黃曰黃與純黑曰驪同訓何由知其必為黃駢乎此固有以知黃為皇之段借也爾雅皇黃鳥蓋以皇黃同音段皇為黃與此詩段黃為皇可以互證黃山云黃皇互通如伏羲號皇雄氏亦作黃熊氏楚有苗賁皇亦作翬益黃皆是但謂有黃為避上文之皇所借則有駢之駢彼乘黃何以亦作黃蓋馬色本無正黃即以黃駢者名黃此易知也有雜釋文云雜音洛本或作駢觀清廟毛序釋文雜音洛本亦作洛則此駢明即洛字涉上文而誤阮不詳審反疑爾雅舊有兩雜臆度無稽馬奈何亦沿其誤爾雅既本作黃白驪駢固不能借黃無待辨也愚案以車彭彭者以用也用車以駕則彭彭然出車詩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與此詩在牧出車合楊雄太僕箴又云輦車就牧而詩人與魯可以推見魯詩義訓也

思無疆思馬斯臧疏
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

所及廣博○案上思思慮下思語詞思無疆者言僖公思慮深
微無有塊碎即牧馬之法亦皆盡善致斯蕃庶與定之方中詩
美簡文公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駉牝三千同意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駉有祺以車伾伾

疏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駉赤黃白駉蒼祺曰駟伾伾
有力也○說文騅馬蒼黑雜毛段注以釋言蔡騅也郭注蔡

艸色如騅證之知蒼黑為蒼白之譌釋文祺字又作駟今相臺
本作駟段云蒼駟即蒼蔡也小戎傳駟駟文也正義作蔡文尸

鳩傳駟駟文也釋文作蔡文顧命馬鄭本作駟并枚本作蔡并
是古通段蔡為駟此傳蒼祺亦當是蒼蔡之誤黃山云說文駟

馬青駟文如傅蔡也駟馬深黑色馬黑而近青即為蒼矣說文
博蔡之蔡隸寫變祺故詩譌為祺有棋即馬文如博蔡者傳言

蒼棋為駟謂蒼而棋文耳棋文之馬既即是駟故釋文棋又作
駟小戎尸鳩二傳之駟文皆言文不言色亦即棋文兩字互通

也說文蔡蒼艾色鄭風蔡巾傳亦訓蒼艾色正與許同若如段
作蒼蔡是蒼蒼艾色矣於義為窒自不可從餘詳小戎鳩鳩篇

愚案釋馬蒼白雜毛騅黃白雜毛駉
明魯毛同訓郭注駉今之桃花馬
思無期思馬斯才**疏**傳才

也○陳奐云材當為才之誤叔于田序叔多才而好勇盧令箋
才多才皆其證黃山云才材古音義均互通莊子徐无鬼天下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魯頌
三

馬有成材釋文材本作才是其例就成材論則固以材為本字也馬養成壯健斯為成材詩意亦本如此故傳以材釋才耳愚案思無期者思慮遠長無有期限即馬亦多成材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駘注韓說曰驪白馬黑

髦也有駟有雒以車釋釋疏傳青驪驪曰驪白馬黑鬣曰駘赤

善走也○白馬黑髦也者釋文云驪說文馬文如龍魚也韓詩

及字林云白馬黑髦也陳喬樞云釋畜音義引同攷說文驪青

驪白鬣文如龍魚與爾雅青驪驪合驪音義同孫炎云色有

深淺似魚鬣是也而釋文引韓詩及字林說異攷爾雅白馬黑

鬣駘釋文引舍人同眾家引此鬣並作髦又引說文云白色馬

黑毛尾也則白馬黑髦乃駘之毛色郝氏疏行謂韓詩字林似

因有駟有駘相涉而誤其說是也或曰爾雅釋文又引廣雅云

白馬朱鬣曰駘疑韓詩以黑鬣者為駟朱鬣者為駘此非也廣

雅駘字乃駘之譌段氏據說文引逸周書王會篇犬戎文馬赤

鬣竊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與山海經海內北經同文說文

作駘陸氏所引乃廣雅譌本宜訂正之愚案三家異說者多韓

既以白馬黑髦為駟於駘必別有說陸不並舉故近儒皆疑為

誤要亦未可定耳釋畜白馬黑鬣駘明魯毛同訓郭注禮記曰

夏后氏駘馬黑鬣引明堂位文說文駘馬白色黑鬣尾也詩釋

文引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鬣鬣尾說文驛駱皆兼尾言蓋
許所見不與樊孫同詩釋文律音洛本或作駱同說見上
無數思馬斯作疏也傳作始也箋駮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
詳審無有厭倦作謂騰起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魚以車祛祛

注韓說曰祛去也疏傳陰白雜毛曰駟形白雜毛曰駮豪駮白

白雜毛駟形白雜毛駮明魯毛同訓孔疏引舍人曰駟今之泥

駮孫炎曰陰淺黑也說文駮馬赤白雜毛謂色似駮魚也孔疏

引舍人曰今赫白馬釋畜駮馬黃脊駮說文駮下云駮馬黃脊

讀若簞駮下云馬豪駮白也合毛傳證之是駮駮通釋文今爾

雅亦有作駮者玉篇廣韻駮字俱兼二義故說文段注疑駮駮

本一字是也釋畜一日白駮二日白魚說文作駮云馬一目白

日駮二日白曰魚釋文魚本又作駮字林作駮皆或體傳作一

日白蓋誤祛去也者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李注引薛

君韓詩章句文廣雅釋詁祛去也正本韓詩石經从衣作祛胡

承琪曰祛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

伸也廣雅祛開也馬之開張者強健故毛以祛祛為強健陳喬

樞云祛祛薛君訓去當為疾驅之貌傳訓祛祛為強健正用開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魯頌

張之義凡字之從去者多有開義眾經音義四引埤蒼云呿張口頻伸也呂覽重言篇君呿而不唞高注呿關也莊子將爲呿箇釋文引司馬注曰從旁開爲呿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亦云胙開也漢書兒寬傳合祛於天地神祇注引李奇曰祛開散也馬之善馳者必骨幹開張毛以疆健言思無邪思馬斯徂疏之是狀其善馳之貌與韓詩義亦相成思無邪思馬斯徂疏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案思無邪者思之真正無有邪曲徂往也徂歸往於彼叩頭以指遠也斯徂卽言能致遠韓詩外傳三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末引詩曰思無邪明韓毛文同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駉疏以禮義相與之謂也○三家無異義

有駉有駉彼乘黃疏臣疆力則能安國箋此喻僖公之用臣

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說文駉馬飽也詩

云有駉有駉馬瑞辰以爲義本三家愚案馬飽則肥疆義與毛

相成鄭箋祿食足之說蓋卽本三家申傳

也鄭風乘乘黃傳云四馬皆黃此當同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疏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

之所但明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馬瑞辰云

明勉一聲之轉明明即勉勉之段
借謂其在公盡力也箋說失之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

舞于胥樂兮疏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

相與明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

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

於是則皆喜樂也○釋文咽本又作澗同馬瑞辰云說文齎下

云齎齎鼓聲也引詩鼓齎齎今商頌作淵淵及此詩作咽咽

皆齎齎之段借齎借作咽猶期之重文作淵也釋文

作澗又齎字之變體說文淵或省水是淵淵本一字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

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疏傳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

有駉有駉彼乘駉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注

三家有下多年字君子有穀詒孫子注魯詒下有厥字于胥樂

兮疏傳青驥曰駉歲其有豐年也箋載言則也穀善詒遺也君

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

釋畜青驥駉明魯毛同訓邢疏引孫炎云青毛黑毛相雜者名

駉今之鐵驄也三家有下多年字者隸釋載西嶽華山廟碑云

歲其有年孔疏云定本集注皆作歲其有年此從三家本也釋文云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年矣皆衍字也愚案歲謂每歲有下得年字語方足不容謂之衍魯詒下衍厥字者列女魯季姜篇引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是魯有厥字陳喬樞云釋文言本或作貽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今案陸說非是三家文與毛殊據列女傳是魯有厥字然則或有于字者乃齊韓文黃山曰駟本平聲燕三聲並讀皆與年韻鴟鴞既取我子子讀入聲與穀韻是三家文異而讀仍協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

泮水疏無異義釋文類宮音判本多作泮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疏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

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廡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白虎通辟雍篇天子辟雍諸侯泮宮何以知有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荇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錫條貽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

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陳喬樞云此魯說毛作芹與旂
韻疑苻爲字誤也水經泗水注魯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
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
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禮
王制鄭注頌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又禮器鄭注頌郊之學
也詩所謂頌宮也陳喬樞云此齊說說文泮諸侯饗射之宮西
南爲水東北爲牆其說獨異攷許氏五經異義釋辟雍據韓詩
說鄭君駁異義據禮王制謂大學卽辟雍又據詩頌泮水爲泮
宮復與辟雍同義之證然則鄭所云半水謂以南通水是用齊
詩之說許所云西南爲水是用韓詩之說也鄭言西南通水與
許合其所傳詩亦當爲韓矣陳奐云思詞也禮禮器正義引詩
作斯樂泮水斯亦詞也箋以思爲思念之思失之又云王制天
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
雍諸侯曰泮宮鄭注此小學大學殿之制案殿制大學在郊靈
臺辟雍是也周制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文王有聲辟雍是
也天子郊學國學各四諸侯用殿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各一
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閣中注國中城中也謂燕
射也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此諸侯大學在郊之義證矣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殿學也
頌宮周學也米廩周之上庠虞學也序周之東序夏學也瞽宗
周亦曰瞽宗卽殿之右學也頌宮周之東序周人名大學爲東
膠也魯路寢明堂與周同制於路寢明堂四門外亦得立四代
詩三家義疏卷二十七 魯頌

惠反噦呼會反徐又呼惠反靦靦其音同庭燎傳噦噦徐行有
 節也采菽傳噦噦中節也其義亦同說備於前故此傳但云噦
 噦言其聲也禮曲禮釋文甚徐音雖醉反聲讀同歲故彗歲二
 聲之字得以同聲通用雲漢有噦其星說文言部亦引作有誠
 其星云誠聲也又口部噦小聲也引詩噦彼小星噦氣悟也義
 與誠噦異是毛詩之噦噦就驚聲言本當作噦作噦毛假噦為
 誠以通於噦直以為同字耳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家噦作噦齊韓噦作噦者張衡東京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毛噦作噦本魯詩文說文噦噦連文噦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鑿
 鈴象噦鳥聲和則敬也从金从驚省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曰鑿聲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三家皆作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說文徐鉉注以噦為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同又廣雅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者不得謂為俗也噦字得聲於戌亦與歲聲字通用者歲從步
 戌聲古讀戌為舌上音類韻皆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故說文木部之噦即讀若詩曰施瓜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曰施瓜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通以同聲不必拘以本聲也馬瑞辰乃謂歲從戌聲噦讀本字
 謬矣七月之何以卒歲與發烈協生民之以興嗣歲與較烈協
 長發之率履不越與達發烈較協同也而長發之有虔乘較下
 協烈而上協旆旆與其旂棨棨之夜亦同聲通用字尤足為今

寺三之念言九
 卷二二一
 魯頌
 二

文作鉞鉞之塙證古文借字作鑿噉噉皆从口以鳥聲爲聲亦借也今文正字作鑿鉞鉞皆从金實指金鈴之聲亦正也然則東京賦或本作鑿聲鉞鉞後人據毛改从金爲从口耳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踳踳其馬踳踳其音昭昭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疏潤也箋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僖公之

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韓詩外傳三載魯有父子訟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季孫子治魯共三條外傳八載曾子有過一條末俱引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明韓毛文同

思樂泮水薄采其茹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注韓說曰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疏傳茹

也屈收醜眾也箋在泮飲酒者禮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巳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月有秩者與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韓詩外傳三引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茹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說苑雜言篇亦言智

者樂水引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此之謂也明韓魯與毛文同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者釋文引韓詩文明韓訓亦與毛同陳奐云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為訓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連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云屈收者即取賢斂才之義云醜眾者亦即郊人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合陳喬樞云王肅云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眾即用韓義以述毛也箋釋屈為治蓋以屈為漏之段借釋詁漏治也某氏引此詩漏此羣醜魯蓋訓屈為治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箋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為惡之人與韓毛不合愚案魯訓屈為治蓋謂順常道以治不率教之人不如箋說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疏傳假至也箋則法也信公之行民之所法儼也信公信文矣疏為修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謂道伯禽之法○案烈祖謂魯有功利之祖斥伯禽如商頌衍我烈祖斥湯嗟嗟烈祖斥大戊此亦奚斯禘正考父之一端也靡有不孝自求伊祐疏箋祐福也國人無不法儼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王引之云孝本作季

說文孝效也从子爻聲效與傲同經文作孝而訓為效故箋云無不法傲之者釋文正義所見本已誤為孝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孝字也靡有不孝謂僖公無事不法傲其祖非謂國人微僖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為義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白求伊祜愚案據此韓毛文同狐卷子語警世特深故備錄之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疏箋克能攸所也言

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白虎通辟雍篇引

詩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引詩穆穆乃明明

之誤明魯毛文同魯侯修文德以來遠人故修矯矯虎臣在泮

泮宮而廣德化乃淮夷所悅服非但武功也

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疏傳囚拘也箋矯矯武貌馘所格

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

皋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釋訓矯矯勇也釋文引

舍人注矯矯得勝之勇也詩云矯矯虎臣蔡邕明堂月令論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諸侯泮宮獻馘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此魯說禮王制鄭注訊馘謂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在須臾馘毛詩泮頌兩作據此知齊作頌也漢書匡衡傳衡疏曰淑問揚乎疆外是功讀問為聲聞之間以淑問為善名明齊義與箋說異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注韓狄作鬻云除也

疏傳桓桓威武貌箋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班固竇車騎北征頌克廣德

心明齊毛文同狄作鬻云除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士喪禮四鬻去蹄注今文鬻作剔是狄剔鬻古皆通用箋訓剔為

治治與除同義其說即本之韓詩也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注魯吳作虞揚作陽不

告于訕在泮獻功疏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烝烝猶

詳也訕訕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往之心不

謹謹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

者皆自獻其功○馬瑞辰云說文烝火氣上行也引申之為厚

又為美大雅文王烝哉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以傳訓皇皇為美推之烝烝亦當為美美與盛同義烝烝皇皇皆極狀多士之美盛耳魯吳作虞揚作陽者漢衛尉衡方碑作不虞不陽史記

揚鄭如字王讀同傷余章反同本與傷連讀也曰同傷則知本
非為傷作音而上文之有脫從可見王所以讀同傷者亦謂揚
不得直訓為傷毛訓傷實借揚為傷猶借吳為誤然則非經原
作傷亦非傳之傷作傷已陳奐云告者鞠之假借字文王世子
告于甸人注告讀為鞠與此告字同鞠亦作鞠說文鞠窮
治罪人也不告于訥言不窮治凶惡惟在柔服之而已

角弓其觥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疏傳觥弼貌五十矢為束搜眾意也箋角

也博當作傅甚傳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
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眾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
善無有為逆者謂堙并刊木之類式用者謀也用堅固女軍謀
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謂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
○陳奐云博猶眾
也不逆言率從也

翩彼飛鶚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注魯韓憬

作獷韓詩曰獷彼淮夷韓說曰獷覺寤之貌來獻其琛元龜象

齒大賂南金疏傳翩飛貌鶚鷂聲之鳥也黹桑實也憬遠行貌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魯頌

歸也言鴉恆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雖爲此之故
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大猶廣也廣路
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楊之州貢金三品○魯憬作獷者楊雄
揚州牧箴獷彼淮夷是魯作獷獷彼至之貌文選齊安陸昭王
碑文李注引韓詩薛君文陳喬樞云釋文憬說文作應音獷云
闊也一日廣大也今攷說文應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耳應字
訓闊與毛傳遠行義近是毛詩以憬爲應之段借又說文憬覺
悟也詩云憬彼淮夷此文同毛而義則同韓是韓詩又以獷爲
憬之段借也說文又云嬰讀若詩云穰彼淮夷之穰檢說文穰
字無此訓穰彼之穰卽穰字之譌孟康漢書音義訓穰爲彊孟
用齊詩音義所釋卽本齊故也是齊與魯同作穰說用彊穰本
義韓釋穰爲覺悟疑字本作應慮或爲穰形與穰相似因而致
誤耳蔡邕和熹鄧后詔議來獻其琛明魯毛文同易林萃之中
孚元龜象齒大賂爲寶稽疑當否哀微復起又比之噬嗑蒼梧
鬱林道易利通元龜象齒寶貝南金爲吾歸功陳奐云傳意謂
此淮夷旣服而聲教所被雖荆楊之遠亦來大遺元龜象齒與
金也大賂二字分屬上下與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文法相同愚
案易林元龜象齒大賂爲寶亦以大賂包上元龜象齒據下寶
字可爲明證龜象俱出荆楚交廣尤多雖易林之
義不可究知而道易利通實由淮夷之不爲梗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闕宮疏也箋字居也○三家無異義

闕宮有血寶寶枚枚注韓血或作閼又云枚枚閒暇無人之貌

也疏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疎禩宮也血清淨也寶寶廣大也枚枚磐密也箋闕神也姜

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韓血或作閼者玉篇人部詩曰閼宮

有血血清淨也或作閼陳喬樞云韓義與毛同釋文不言毛詩

或本作閼則作閼者乃韓詩異文此顧氏獨采韓文也宮與廟

通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又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

室曰寢闕與苾同釋詁苾神溢憤也郭注神未詳餘見詩書邢

疏引書洛誥夙夜苾祀而不及詩就書義推之則闕宮者苾祀

之宮也此魯說周禮守祧奄八人鄭注天子七廟賈疏通姜嫄

廟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又大司樂以享先妣鄭注姜嫄履

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

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鄭注禮

用齊詩箋詩卽以齊易毛釋詁神與苾同訓慎慎則必主清靜

亦與韓詩血義合是三家說可互通大司樂以時享爲文姜嫄

必四時皆祭而毛傳闕閉也常閉而無事可謂好爲異說矣春

秋元命包姜嫄游於闕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稷謂姜嫄

行桑郊外履跡生子周因就其地立廟主祀先妣因以祠祿猶

后稷本爲周郊因以祈穀前漢武帝既得戾太子而議祠祿及

行桑祓除至元后時尙沿故事皆依據今文家說非如生民傳以呂覽高禘傳會郊禘也姜嫄行桑於閼宮之地亦非先有閼宮故曰游於閼宮其地扶桑名從主人援後之閼宮以定其地也武帝禘祠置石則本無神周祀姜嫄廟在禘地故孟仲子有禘宮之說若謂以姜嫄爲禘神抑非享先妣之義矣惟此詩本以周之閼宮與魯之寢廟閼宮在姜嫄履跡之地自惟西周有之他所無也傳據爲周廟與守祧賈疏合鄭說享先妣亦本就周立廟言而於此詩新廟奕奕乃曰新者姜嫄廟實爲大謬魯之郊禘但始后稷不得祀帝嚳安得祀姜嫄后稷但祀於郊姜嫄安敢立廟縱有禘祀亦在郊野不應在寢廟之中而曰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經外增飾自不可從故詳論之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奐云傳釋實實爲廣大末章松栢有鳥鳥大貌義同韓釋枚枚云云者韓必連實實作訓以狀其常閉而與毛義異愚案實鳥雙聲有鳥卽鳥鳥亦猶實實同訓爲大貌也陸以其無異義故置赫赫姜嫄其德不向上帝是不言而止引枚枚異訓耳陳說非赫赫姜嫄其德不向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疏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依依其德真正不同耶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列女姜嫄傳引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向上帝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穆植穉菽麥是依明魯毛文同

注韓詩曰植長稼也稗幼稼也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

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繼禹之緒疏也傳先種曰稗後種曰稷緒業

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

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弃長六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

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和黍也緒事也堯

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子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

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

之○呂覽任地篇高注晚種早熟為桂早種晚熟為重詩云黍

稷重桂植稗菽麥明魯毛文同植長稼稗幼稼也者釋文引韓

詩文陳喬縱云說文植早種也从禾直聲稗幼禾也从禾屏聲

許於稗不言後種者稗從屏聲屏者遲也已具後種之義故但

云幼禾引申之為凡幼稗者之稱植本有長義釋名釋親屬曰

青徐人謂長婦曰植長禾苗先生者曰植義取諸此也陳奐云

七月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凡黍稷菽麥皆有先後種熟之異

經於黍稷言重穆菽麥言植稗傳又於重穆言熟義具於七月而此植稗言先種後種皆互詞以見者也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疏也傳翦齊也箋翦斷

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釋

詁翦勒也惠棟云大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

勤勞王事也陳喬樞云晉書習鑿齒傳云昔周人詠祖宗之德
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語意亦主勤
商言釋詁之訓即魯義也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

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疏傳虞誤也箋屈極虞度

事至受命致天所罰極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

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

敦治旅眾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

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

焉故述之以美大魯○屈極虞度釋言文是箋說本魯訓郭

注有所限極則為商祚盡於此也敦通屯聚也猶哀荆之旅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注魯說曰王者諸父兄不名韓說曰元長

也齊曰作謂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疏傳王成王也元

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

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

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於眾國○王者諸父兄不名者白

虎通王者臣有不名篇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

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此魯說何休公羊桓四年傳

解詁云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詩曰王曰叔父

是也與白虎通合此何用魯詩之證又封公侯篇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又攷黜篇公功成封百里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孟子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此言封百里與箋七百里異同為魯說元長也者玉篇一引韓詩文此訓元子為長子也漢書淮陽憲王傳王駿論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駿傳吉學此諭帝指同為韓說齊曰作謂者見下漢書律厯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也班治齊詩同為齊說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疏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禮明堂位鄭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此齊說引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疏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也箋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式變也○馬瑞辰云孔疏謂龍旂承祀是宗廟之祭案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又曰交龍為旂觀禮侯氏載龍旂弧韜是龍旂本諸侯所建朝覲且用之則祭天祭祖皆得建之古毛詩說專指郊祀固非孔疏亦泥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是祭天之旂實兼有龍與日月李氏黼平謂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其說是也孔疏據明堂位以駁龍旂祭天之說誤矣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

疏傳騂赤犧純也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繁露郊祀對云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陳喬樞云董為齊學此詩享以騂犧正魯郊用純騂之證曲禮天子以犧牛鄭注犧純毛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謂毛之純色者

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疏

傳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杜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

也。釼，肉也。夔，大羹。鉶，羹也。大房，牛體之俎也。洋洋，眾多也。箋，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觶，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尙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馬瑞辰云：說文告下云：牛觸人角，箸橫木以告人也。與傳箋言楅衡設於牛角者相類。至楅衡下云：以木有所逼束也。衡下云：牛觸橫大木，其角韻會所據小徐本無其角二字。段玉裁曰：說文以設於角者謂之告，此云牛觸橫大木是。關閑之謂衡，大木，斷不可施於角。此易明者。案段說是也。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鄭司農曰：楅衡，所以楅持牛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皆不云設於角。又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司農曰：互謂楅衡之屬，以說文謂柱，柱爲行馬，證之行馬，卽今鹿角木，取其可以闌人也。則鄭司農亦以楅衡爲闌閑之類矣。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吉。鄭注：讀牙爲互，互以禁豕放逸。與六五童牛之特，特以防牛抵觸，正相類。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白牡，魯公駢，獨何休解詁云：白牡，殷牲。周公死，有王禮，諫不敢與文武同也。駢，獨赤脊言赤脊，非純色可知。若羣公不毛，則又不盡赤脊矣。繁露郊祀對云：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襁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功，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以爲報德之禮。案公羊繁露皆齊學，可以推見齊詩之義。剛者，犢之借字。說文：犢，特也。特，牛父也。駢，猶言

駢牡個字從岡取赤脊之義也陳奐云犧沙聲同沙讀為娒假借字也傳云有沙飾疑沙下奪羽字孔疏云此傳言犧尊有沙羽飾是正義本有羽明堂位尊用犧象山雷注犧尊以沙羽為畫飾鄭同毛說亦有羽皆可證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注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翡翠即羽也鄭志張逸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娒娒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禮器犧尊疏布鄭疏引鄭云畫尊作鳳羽娒娒然故謂娒尊也案此鄭注即鄭志沙為鳳皇其實沙為羽之狀非必謂鳳皇也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為犧尊淮南傲真篇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則犧尊木質而畫以沙羽為飾阮湛以為牛飾王肅以為牛形悉為臆說禮明堂位云周以房俎鄭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案鄭注與箋大同知齊大房義不異張衡東京賦云物牲辨省設其福衡又云毛魚豚胎亦有和羹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用魯經文

虧不崩不震不騰注韓說曰騰乘也三壽作朋如同如陵疏傳

動也騰乘也壽考也箋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騰乘也者文選甘泉賦及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馬瑞辰云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

地徐宅邾戎之舊居南夷即楚伐楚止帶說僖四年從齊桓伐楚兵事非魯專主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疏傳常許魯南

大也受福曰嘏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

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馬瑞辰云齊語管子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管子作常潛則常邑曾見侵於齊莊公

時復歸於魯去僖公時未遠故詩人尚舉以為頌美之詞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僖公時蓋亦復之春秋未及載猶齊

桓反魯常潛春秋亦未載也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

多受祉黃髮兒齒注魯兒作覿疏箋燕燕飲也令善也喜公燕

請為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易林豫之否令妻壽母宜家無咎君子之

歡得以長久此齊說魯兒作覿者釋詁黃髮覿齒壽也此魯說書正義引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

生者老人壽徵也說文覿老人齒也兒者覿之段借說文依魯詩今文也釋名九十曰黃耆黃髮變黃也或曰覿齒大齒落盡

更生無者如小兒齒也當亦魯說陳喬樞云爾雅釋文兒本今皆作覿五兮反一音如字本今皆作覿者謂舍人及樊孫庸本

詩三家說集疏卷二十七魯頌

今皆作觀字惟陸氏所據郭本作兒
故云然然則兒字後人順毛所改也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栴有烏路寢孔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注魯齊新作寢奕作

釋韓說曰曼長也疏傳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栴棖也

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曼長也箋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

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信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

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

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曼修也廣也且然也國

人講之順也○唐石經來作徂水經汶水注汶水西南流逕徂

徂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漢地理志秦山郡有梁

父縣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新甫即梁甫也父甫古通

用白虎通曰梁甫者泰山旁山名又曰梁信也甫輔也信古讀

如仲仲辛雙聲顏氏家訓音訶篇引字林仲音辛則知梁謨為
仲仲讀同辛故梁甫一作新甫白虎通用魯訓也魯新作寢奕
作釋者甘泉賦云望通天之釋釋太常箴云寢廟奕奕蔡邕獨
斷云宗廟之制古學以為人君之居前曰朝後曰寢終則前制
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
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言

相連也是皆其文也淮南時則訓高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呂覽季春紀高注引詩同陳喬樞云甘泉賦正用詩語然則魯文作寢廟釋釋今楊雄太常箴蔡邕獨斷呂覽淮南高注引詩俱作寢廟奕奕後人據毛詩改之並宜訂正又蔡邕集胡太傅祠前銘新廟奕奕據獨斷所言寢廟連文此用詩語不得作新廟皆後人妄改也齊新所作寢奕作釋者隸僕鄭注詩云寢廟釋釋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是齊作寢廟釋釋與魯同奚斯所作者言作詩非言作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偕歌其露寢文選兩都賦序李注引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王賦注引同曼長也者文選四子講德論李注引薛君章句文孔廣森云三家謂詩爲奚斯所作者是也此與吉甫作頌其詩孔頌文義正同詩之章句未有長於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謂奚斯作廟則孔頌且頌詞意窘復矣愚案薛於此特明詩爲奚斯作者慮後人涵作詩於作廟也餘見前文

閔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

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末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那第二十八

詩商頌注魯說曰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

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湯契高宗所以興作商頌齊說曰商宋詩也韓說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

篇疏宋襄至商頌史記宋世家文揚雄法言昔正考甫嘗歸尹吉甫矣大雅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考甫晞之即謂作商

頌雄亦習魯詩者也商宋詩也者禮樂記鄭注文不曰宋而曰尚者孔子編詩魯定公諱宋故也班固漢書地理志宋地房心

之分埜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本陶唐氏火正闕伯之虛也班亦學齊詩者正考至二篇後漢曹褒傳李注引韓詩薛

君章句文孔子編詩時又佚其七篇也史記集解亦云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餘詳下黃山云漢之睢陽即今河南歸德府

地商邱縣為府治志云闕伯之虛者本左傳昔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于商邱也商之亳都即在宋境故路史云宋為故亳商

之舊都殷本紀湯始居亳帝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治亳中宗帝乙在仲丁未

遷啟之前高宗武丁在盤庚復故居之後是與湯皆居亳者也
遺烈具在宋之烝嘗必及焉亳亦作薄管子輕重篇湯以七十
里之薄荀子議兵篇昔者湯以薄大傳蓋歸于薄新序趙歸薄
今皆卽指亳左莊十二年傳公子御說奔亳杜注亳宋邑哀十
四年傳桓魋請以鞏易薄公曰薄宗邑也杜注宗廟所在皆其
證三亳之分自周始見周書立政後人援以說商之亳謂西亳
在偃師南亳北亳在宋州爲故宋地北亳亦名景亳因景
山得名景山在河南南府偃師縣以山考地皆相距不遠也

那注韓說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

陌是也

疏毛序祀成湯也徵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

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
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
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
宋而授厲公○魏源云讀三頌之詩竊怪周頌皆止一章章六
七句其詞麗麗商頌則長發七章殷武六章且皆數十句其詞
灑灑何文家之質而質家之文也及考史記後漢書法言諸書
始知商頌與魯頌一例宋襄與魯僖同科猶書之附萊誓秦誓
也曰外此有徵乎曰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
者宜歌齊鄭注商頌詩也疏謂據下文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
人識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爲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國語正考父校商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夫校者校其所本有得者得其所本
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夫校者校其所本有得者得其所本
無改校爲得傳會顯然證二或謂左氏稱正考父佐戴武宣而
史記稱其爲襄公大夫宋世家戴襄相距百有十六年宣襄相
距亦七十九年據莊十一年入年宣襄相距百有十六年宣襄相
且考父生孔父嘉於殤公時死華督之難明爲兩父執政則考
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不知世家諸國年數淆
訛而穆公七年當魯隱元年始入春秋其前此戴武宣三世之
年尤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
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而襄公世尚存乎觀較考父之辭則
之張蒼伏生竇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恭則益壽銘鼎可徵

而那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晬然三命滋益恭之情文證

三薛氏鐘鼎款識載正考父鼎銘云惟四月初吉正考父作文

王寶尊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子

日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湯為武

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以

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證

四商頌果作於商如箋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太甲也烈

祖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人成元鳥之祀高宗者謂祖庚云

高宗合巖三拜饗廟于其廟則皆以子祭父如成王之於文武何

以遠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且一則曰願予烝嘗

湯孫之將再則曰願予烝嘗湯孫之將豈非易世之後人往風

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那序祀成湯有詩念豈

不與守相辰且與之武子湯孫之祀相與先王手專禱嘉客有

時嘉客同禱非廟且與之武子湯孫之祀相與先王手專禱嘉客有

來嘉客同禱非廟且與之武子湯孫之祀相與先王手專禱嘉客有

氏嘉客同禱非廟且與之武子湯孫之祀相與先王手專禱嘉客有

承此正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明謂先代之後

尚備車服禮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龍

旂謂助祭諸侯之迂說乎證六上公交龍為明為六月詩吉備出

商人禘魯而郊冥此詩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馬昭謂

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惟詠契
德宋無園丘之禮惟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
也馬昭學出鄭門此實本樂記鄭注以商爲宋詩之說孔疏反
斥其虛妄謂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豈知鄭之詩學不專用
毛乎證七殷武詩三章箋云時楚不修諸侯之職四章箋云時
楚僭號王位此亦鄭開用韓詩以三章四章爲春秋僖四年公
會齊侯宋公伐楚之事故箋以歲時來辟責包茅不貢之文不
借不濫責僭號稱王之義與魯頌荆舒是懲皆侈召陵攘楚之
伐同時同事同詞故宋襄作頌以美其父陳鮑六年輅致贖昭
稱楚安得高宗卽有伐楚之名孔疏亦窮於詞故云周有天下
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未審楚君何人證八易稱高宗
伐鬼方三年克之干寶注鬼方北方國漢書五行志武丁外伐
鬼方以安諸夏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
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范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卽詩
之氐羌賈捐之傳武丁地西不過氐羌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
羌鬼方三年乃克李注引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季歷伐西落
鬼戎文選趙充國贊鬼方賓服注引世本注鬼方卽漢之先零
戎在涼州蓋鬼之爲言歸也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所成就故
以西方爲鬼方是高宗所伐者西戎非南蠻明矣歷攷傳記從
無殷高宗伐荆楚之文亦無以荆楚爲鬼方之說或謂魏
麟趾紆以勅侯旼野子六人如解周取此爲勅侯旼吳孟方
寺三尺處息危

方者高宗所伐荆楚者宋桓襄父子所伐蓋商初難服者莫如

西戎故詩以昔有成湯自彼氏羌為首而匡衡亦以成湯之

服氏羌為懷鬼方以史證詩虛實立見證九大騶騶亦以成湯之

騶騶之非東武末章乃箋謂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

即儉正指殷武末章乃箋謂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

故高宗復成湯之道新其路寢考武丁距殷庚僅再世妙碎般

庚遷殷必立寢廟豈十餘年遽至廢壞蓋宋襄圖霸中興新其

父廟並頌其父之武功與魯僖閔宮同時劫造故陟景山之松

柏詠新虔於旅楹與魯頌祖徠路寢若同一詞視周頌逸若皇

墳冒殷人有此浮藻乎證十後漢祭祀志注載東平王蒼引詩

傳曰大樂必易故周頌以一章成篇賦韻又關雖疏云風雅之

雖借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又關雖疏云風雅之

篇無一章者頌以告神不必殷勤故不重章高宗一人而成湯

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武丁之德下踰於魯僖已疑三頌之高下

成功有大小斯篇詠有優劣乎是漢唐諸儒已疑三頌之高下

皆軒周而輕商故法言云正考父常暉尹吉甫明其暉雅而不

耽暉頌也公子奚斯暉正考父明其暉商頌而不敢暉周頌也

證十左氏季札觀周樂為之歌頌曰美哉盛德之所同也杜

注頌有殷魯故云盛德之所同若非皆周世所作何以季札

周樂統之周頌中乎證十二路史後紀注引鄭元六藝論云文

王創基至魯僖問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擇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云云此又鄭君初年用韓詩釋殷武爲宋詩之明文證十三然此猶未及其刪遠之大義也孔子自衛反魯正禮樂修春秋據魯新周故殷句運之三代覲殺子是以列魯於頌示東周可爲之志焉次商於魯示黜杞存宋之微權焉合魯商於周見三統循環之義焉故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又曰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聖人之情見乎辭微董生大史公書其孰明之皮錫瑞云考父乃孔子之先孔子距考父止數傳漢初距孔子亦止數傳年代相接豈有謬誤孔安國西漢大儒史公嘗從之游何至於孔子先人之事情然不識且孔子世家既載孟僖子正考父佐戴武宣之言而十二諸侯年表戴襄相距凡百有十六年則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歲而後能相及也乃宋世家仍用考父頌殷之語其說必有所受斷非自相矛盾百齡以外之壽古所恆有父在子死亦事之常若謂孔父殉君其父不應尙在則春秋時明有其事且卽宋國之人左文十六年傳云初公子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意諸死昭公之難歷文十七十八兩年宣十八年成八年凡二十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明見於經傳左傳三穀疑如左隊職嗣後其引左蕩意諸見殺其父公孫壽可來納幣何獨孔父見殺其父正考父不可作頌乎古人致仕亦稱大夫夫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可證考父作頌年已寺三定處息流

篤老非必尚在朝列是皆不足以獻疑也兩漢今古文各有師
 承毛詩左傳皆古文同出河間博士故其義說多相出入三家
 詩則與公羊穀梁合與左氏不合公羊盛稱宋襄以為文王不
 是過史記宋世家贊明引公羊之說云傷中國無禮義襄之也
 此魯詩與公羊為一家之證左氏則極詆宋襄河間博士之信
 毛詩者蓋習於左氏之說以為襄公不足頌乃別初異義此其
 蹤迹之可尋者也陋儒不學乃據左傳殤公即位君子引商頌
 以駁三家無論古文說不足以難今文即如左氏之言左氏作
 傳在春秋未距春秋初已二百餘年其所引君子曰或亦事後
 追論安見其人必為殤公同時之人哉魏氏列十三證其言信
 而有徵更為推闡其義以釋後學之疑於十三證外又得七證
 具列於後那湯孫奏假無言傳箋云湯孫呼太甲也烈祖湯孫之將箋云
 盛矣湯為人子孫也箋云湯孫呼太甲也烈祖湯孫之將箋云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殷武湯孫之緒箋云是乃
 湯孫太甲之等功業愚案毛鄭解湯孫似皆失之祀湯而稱湯
 為湯孫稱謂殊屬不倫以為太甲不應商人頌祖德專歸美於
 太甲同一湯孫而前後異訓恐非塙詰湯孫乃主祭君之號即
 當屬宋襄公古者立二王之後以其祖有功德成王賜魯以天
 子禮樂亦以周公功德比之二王後也故魯頌稱僖公曰周公
 之孫商頌稱襄公曰湯孫稱謂相同證一萬舞有奕箋云其干
 舞又閑習愚案公羊宣七年傳曰萬者何干舞也何休解詁曰
 干謂楯也能為人奸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舞樂萬

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箋以萬舞
爲干舞用公羊說據何義則萬舞之名始於周若商頌作於商
時不得有萬舞證二約輒錯衡八鸞鸞箋云諸侯來助祭者
乘象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鸞然聲和言車服之得
其正也愚案此篇上下文皆不及助祭之義與載見辟王篇不
同此二句卽當屬宋公之車采杞篇云約輒錯衡八鸞鸞孔
疏以爲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
或亦得乘金路矣據孔疏義宋是上公而非同姓與方叔正同
故亦得乘金路又干旄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
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
駢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王基駁云商頌云約輒錯衡八鸞鸞
鶴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王基以商頌爲商時人作故駁王肅
之說若如肅說正可爲商頌作於周時之證證三維女荆楚居
國南鄉箋云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
乎愚案此似敵國相稱之詞國卽當屬宋國楚在宋南故曰南
鄉若以天子臨諸侯不當有居國南鄉之語證四自彼氏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愚案此詩與闕宮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文法大同曰商是常與魯邦是
常句法一律長發篇則莫我敢曷亦與闕宮則莫我敢承句同
皆同時人作之證證五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云封大也箋云
命之於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
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愚案訓封建爲大建義

頗迂回此當指周初封建微子於宋而言謂微子深知天命故
 得命于下國封建之以錫福也箋云時楚僭號王位亦參用三
 家義以此為宋人詩若商時不聞楚僭王事證六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後漢樊準傳引詩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注韓詩之
 文也荀悅漢紀匡衡疏曰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張衡東京賦京
 邑翼翼四方所視慰案三家詩或作京師或作京邑皆從周人
 之稱白虎通京師篇云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周以
 前天子所居無京師之稱三家以此為周人作故據周人所稱
 曰京師毛以為商人作故據商人所稱曰商邑證七先議案詩
 至唐時齊魯皆亡韓詩僅存學官專立毛鄭天下靡然不復考
 求古義故司馬貞作索隱疑正考父之年歲徑駁史記為謬說
 如陸氏音義之稱引韓詩存什一於千百已屬難能可貴借貫
 休君子有所思行我愛正考父思賢作商頌猶用三家義不可
 謂非特出也魏皮二十證精塙無倫即令起古人於九原當無
 異議益歎陋儒墨守使古籍沈埋為可惜也湯為至是也御
 覽八十三引韓詩內傳文應是此詩傳亦言祀湯而文不全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疏
 傳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成也夏
 曰植植鞀鼓者為植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漢
 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毀家之樂鞀與鼓也鞀雖
 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馬瑞辰云猗那二字疊韻皆美盛
 之貌通作猗儺觀 怡阿難觀 小草木之美盛曰猗儺樂之美盛

曰倚那其義一也上林賦旖旎從風說文移禾相倚移也又於
旗曰旖旎於木曰構旖旎與那同傳訓旖旎為歎辭失之愚案
班固典引於穆倚那那是訓倚那為平列字義不以倚為歎詞又
固明堂詩倚與緝熙皆用齊詩經文禮明堂位殷禮故鄭注禮
講之柱貫中上出也殷頌曰植我蕝鼓懸案齊置作植故鄭引
作植此箋改讀亦用齊文也馬瑞辰云說文植戶植也或從置
作植是植本植之或體毛詩作置即植之省借漢石經論語置
其杖而耘與詩假置為植同孔疏禮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
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執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陳奐
云小師掌教鼓鼗鼗既瞭瞽矇掌播鼓魯用天子樂其官有播鼗
武蓋重之也周鼓亦不皆懸惟執鼓乃懸之大射禮鼓倚于頌
磬西絃絃猶懸也東西兩肆皆有磬鐘鑄建鼓自北而南陳之
則西肆不得多設一器鼗鼓在西肆頌磬之西而特懸之所以
象西方功成禮器廟堂之下懸鼓在西其義證也此皆周人以
鼗鼓為懸鼓之制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鄭
所據其謂小者與後儒說鼗悉依鄭說矣大司樂宗廟之中路
鼓路鼗路鼗其大
鼗也鼗與鞀同
奏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注魯假一作
假紘我思成疏傳衍樂也烈祖湯有功德烈之祖也假大也箋奏
紘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
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
詩三家庭寔充

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優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
 愜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孔疏禮設樂懸之
 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白虎通禮樂篇詩云奏鼓
 簡簡衍我烈祖明魯毛文同魯假一作假者釋詁假大也郭注
 詩曰湯孫奏嘏此舊注魯詩文陳喬樞云王應麟詩攻如此今
 本注引詩仍作假後人順毛改之馬瑞辰云假為嘏之段借故
 傳訓大而以為大樂也愚案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
 成章注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宋國於商之舊畿乃湯及中宗
 生長成功之地故邢之詩曰綏我思成烈祖之詩
 亦曰賚我思成湯孫就奏大樂者言自不指太甲
 黜鼓淵淵注

三家淵作鼗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疏平正平也依倚

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股尚聲箏磬玉磬也
 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
 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三家淵作鼗者說文鼗鼓聲也
 詩曰鼗鼓鼗鼗陳喬樞云淵鼗古今字三家皆當作鼗廣雅釋
 訓鼗鼗聲也正用魯韓義管箏也陳奐云大射儀箏在建鼓之
 間又云乃管新宮三終鄭注管謂吹箏以播新宮之樂賈疏引
 禹貢注箏大竹也諸侯下管新宮天子下管象應劭風俗通義
 六引詩嘒嘒管聲應用魯詩明魯毛文同馬瑞辰云孟子金聲

而玉振之也近人通解謂金鑄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王特磬也
振以收之於後樂之終乃舞之始擊磬以振動之而樂中之眾
聲悉隨磬而止故曰終條理也漢書敘傳既和且平韓詩於赫
外傳八引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明齊韓與毛文同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注魯庸作鏞萬舞有奕疏孫盛矣湯

爲人子孫也大鍾曰庸數數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穆穆美也

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鍾鼓則數數然有次序

其干舞又閑習○釋文庸依字作鏞明古文借字廣雅驛驛盛

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釋釋盛貌此傳釋有數爲數

數然盛亦借字馬瑞辰云賓之初筵箛舞笙鼓傳秉箛而舞與

笙鼓相應此詩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則萬舞與庸鼓相應故特

盛之皮錫瑞云祭湯而稱湯爲湯孫稱謂不倫以爲太甲不應

商人頌祖德專歸美於太甲湯孫乃主祭君之號自當屬宋襄

公且萬舞之名至周始有也詳見上魯庸作鏞者張衡東京賦

鏞鼓設衛用魯詩明魯作鏞又云萬舞奕奕此用經文易字也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疏傳夷說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

助祭者亦不說釋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禮禮非專

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魏源云宋

寺三定庵集卷二十八 商頌 七

時嘉客謂附庸小國如左隱元年傳疏引世本及史記因本紀
 贊所載宋同姓皆當助祭於宋者詳見上陳奐云魯語其輯之
 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
 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章注言先聖人行此
 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也與箋義
 異荀子太略篇列女傳二引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二句明魯毛
 文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疏箋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
 同扶助也序助者來之意也○陳奐云烝嘗時祭也將大也謂
 祀事大也愚案大不屬祀謂客顧烝嘗卜湯孫且昌大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疏毛序祀中宗也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
 橫云詩正義引五經異義云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
 成宣王皆以時毀又引古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謹案春秋公羊御史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
 尊德之義鄭從而不敢明亦以為不毀也今攷漢書韋元成傳
 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言壹禘壹祫也
 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台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
 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元成治魯詩者此魯說謂周成王廟以時毀之說也又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議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此亦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之說也滿昌治齊詩者是齊詩與魯說同惟王舜劉歆議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禮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故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經無殊功異德因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歆等所言卽古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之義然與魯齊詩說不合許氏治古文者故異義謹案語用古尙書說鄭君於許氏異義從而不敢則詩箋之義亦當以殷中宗廟爲宗而不毀矣黃山云殷禮後世無傳匡衡謂殷中宗廟以時毀異義據爲魯詩說滿昌齊說復同皆必本之此篇明矣使三家此篇不云祀中宗衡昌之說將無所昉旣祀中宗矣又何從知其廟之與周成宣並毀蓋七廟以時毀者三王之通制宋之祀中宗侯國之變禮周所特許欲表彰殷先王之功德以懷輯殷之遺民也書多士自成湯至

於帝乙周不明德惟祀美殿之惟祀固當惟殿祀矣若紂之七廟在朝歌者於中宗早已親盡而毀三家必嘗因說此篇而論及之借其詳無聞耳魯齊既皆以商頌為宋詩必不以王者廟制歸之宋衡昌論王者廟制亦本非詮詩孔疏徇毛誤依七廟說之宜不可通而古文尚書遷就之言尤不足道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賚我思成

疏傳秩常申重酌酒賚賜也箋祐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嗟

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與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

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馬瑞辰曰賈子禮篇祐大福也

有秩即形容福之大兒秩呈雙聲說文載大也秩即載之段借

說文引詩秩秩大猷作載載大猷是秩載通借之證愚案及爾

斯所者斯所乃宋公就宋之國言以斯國土實即爾中宗受於

成湯之舊畿惟成湯之錫福無疆授此土於爾爾又遺之於我

即思爾生長斯亦和有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注齊醴作奏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疏**傳戒至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

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
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
矣既齊立平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
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相神靈用享
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陳奐云亦有與既載對文言既
載清酌亦有和羹也和羹指祭禮言不爲取喻而設左昭二十
年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燂之以薪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
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嚴叔無言時靡有爭晏子借和羹之和
以喻君臣之和而詩意本無關設喻政平無爭自釋詩無言無
爭之義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解和羹不釋詩既戒既平也箋
與孔疏杜注皆泥於晏子引詩之義失詩旨矣傳訓戒爲至言
神靈來至平和平也既戒既平猶言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也禮
中庸引詩奏假無言時靡有爭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
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
所爭也鄭注或本三家詩愚案陳說是齊嚴作奏者嚴奏雙聲
字故通用左傳假作假假亦通用字也張衡東京賦約軹錯
亦有和羹蔡邕集崔君夫人誄黃耆無疆明魯毛文同約軹錯

來享降福無疆

疏

傳入鸞鶴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箋納

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

備鶴鶴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

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

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

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以久長之福也○約軼錯衡詳采

芑篇鸞當作鑿鶴鶴猶瑋瑋也皮錫瑞云此當屬宋公之車上

公雖非同姓亦得乘金輅周制駕四故八鸞詳見上楚詞王注

將長也此詩將字王引之亦訓為長言宋君乘此上公之車而

來於廟中以升以獻由我受周天子之命既大且長自天降安

樂之福得獲豐年莫非我祖神靈之來至來享降福無疆也章

元成傳匡衡謝毀廟告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疏**箋此祭中宗諸

受命溥將用齊經文 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

本言之○愚案此湯孫亦指主祭之宋公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

疏

毛序祀高宗也箋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

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成

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

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

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禴春秋謂之大事○案序云祀高宗箋改祀為禘以避下殷武序同也然人君免喪禘於太祖之廟是以太祖為主不當云禘高宗況三家以商頌為宋詩則此篇即為宋公祝中宗之樂歌明係烝嘗時祭之所用乃曰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其說固不可用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注魯作殷社芒芒疏傳玄鳥

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妣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高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降下也天使軛下而生商者謂軛遺卵妣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入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妣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陳喬樞云案司馬遷贊云余以頌次契之事則此本紀所敘契事本之詩傳也魯作殷社芒芒者史記三代世表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元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愚案此褚先生所引詩傳與史遷微異褚少孫亦習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商頌

魯詩不應所引傳異素隱以爲出詩緯故曰詩傳愚意或作傳者欲神其事以爲無父而生爾殷社芒芒三語誤倒毛詩作土三家作社多偏旁縣自土沮漆齊作自杜亦其比也社土古同音通用故大社稱豕土公羊傳諸侯祭土何注土謂社也皆其證楚詞天問簡狄在臺鬻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王逸注簡狄帝鬻之妃玄鳥燕也簡狄侍帝鬻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淮南修務篇高誘注契母有媵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媵背而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淮南墜形訓有媵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高注有城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城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鬻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爲玄王殷之祖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呂覽音初篇有媵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謠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篋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注天令燕降卵于有媵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媵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白虎通姓名篇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也潛夫論五德志篇城簡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蔡邕月令章句簡狄以玄鳥至之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以上魯說丹鉛總錄引詩含神霧曰契母有媵浴於元邱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墮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易林晉之剝天命玄鳥下生大商造定四表享

以上齊說左昭四年傳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杜注芒芒遠

貌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有奄有九有注韓詩曰方

命厥后有奄有九域韓說曰九域九州也疏傳正長域有也九有

天地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為政於天下方命

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也○馬瑞

辰云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古天也周書周祝解天

為古皆天稱古之證古帝猶言昊天上帝古帝命武湯猶帝謂

文王皆託天以命之也正域二字平列即正其封疆之謂方讀

為旁方命厥后猶晉語乃使旁告於諸侯也方命至州也文選

潘助冊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薛君文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

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與韓詩字同知三家今文作域也域有

一聲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疏傳武丁高宗也箋后

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孔疏引王肅云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王引之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以為武丁當作武王說詳下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糴是承注韓精作饋說曰大饋大祭也疏傳勝任也箋交龍詩三家喪素流國卷二十八商頌

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
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
由二王後八州之大國與○馬瑞辰云此詩祀高宗何不美高
宗而美高宗之孫子惟王氏引之曰經文兩言武丁疑皆武王
之謫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謫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
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
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
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謫耳大戴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
武于孫子與此形聲相近于即王字脫下一畫耳在武王孫子
下即接言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與文王篇侯文王孫子文王
孫子本支百世文法正相似愚案上言高宗之能嗣祖德下即
接言今之承祀文義亦復相承黃山云在武丁孫子猶云在孫
子武丁謂先后之子孫惟武丁克肖也武王靡不勝猶云靡不
勝武王謂武丁於湯之業皆克負荷也二句均倒文合韻專美
高宗正以中興餘烈長在故易世之後猶得龍旂承祀也王引
之乃以烈祖之言湯孫爲比欲改詩文馬瑞辰又從而附益之
豈知據三家今文湯孫固不得說爲太甲乎魏源云上公安龍
爲旂六月詩吉甫出征元戎十乘明爲上公之制龍旂十乘大
禧是承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明謂先代之後
尙備車服禮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詳見上文大禧大祭也者王
篇食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釋文引脫上二字故陳喬樞以韓
爲作禧與毛同蓋古文作禧今文作禧天保韓詩吉圭爲禧據

此是韓皆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疏傳畿疆也箋止

作禮也 北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堯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

政自內及外○禮大學引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鄭注

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

所止周易曰畿文選西京賦注引詩作封畿千里西都賦亦云

封畿之內厥上千里馬瑞辰以封畿為本三家詩但邦封字同

義通禮經注皆作邦漢人文或避高祖諱改字也馬瑞辰云字

訓始者作羣說文羣戶始開也訓擊者作擊李舟切韻擊擊也

經傳中通借擊為羣又譌作擊故玉篇云擊俗擊字張參五經

文字曰擊作擊譌是知毛詩今作擊者俗譌字也擊北古同

音通用見書堯典及大雅箋邦畿以下追述高宗中興之盛 四
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疏員傳景大
任也箋假至也祁祁眾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
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眾多其
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
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孔疏釋傳謂殷王之政甚大均如
河之潤物陳奐云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故詩人
言四海之朝貢來至于河者乃大均也黃山云陳說善會詩情
然以三家之義推之猶未盡也宋之國土本即亳殷舊疆自盤
庚五遷後還都亳高宗因而中興今日之山河皆先王之遺烈

所在焉景員維河者當謂景山縣巨四周於河凡此土疆昔為受命所宜今仍百祿是何耳本當前之地追念中興其為宋詩益明已集傳景山名商所都春秋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景山四周皆大河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

疏

毛序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

白虎通義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而詩首章先言有妣盤庚言大享功臣從祀鄭注大享謂烝嘗而郊天無功臣從祀之文或亦祀高宗之詩上篇為大禘而此篇為大禘與而詩何不一及高宗也禮無明文宜從蓋闕思案此或亦祀成湯之詩黃山云箋以此篇為郊祭天之詩謂殷後王所用之樂歌也此仍毛說不足以證三家陳氏兩疑猶之誤也諸經言禘多矣無大禘為郊天之明文惟禮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勳勞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宋之有禘本與魯同大禘即大嘗禘抑即盤庚之大享本為內祭功臣固得從祀夫人亦當侍祠請侯不得郊天在魯且然宋固無郊天之事蘇傳引盤庚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疑是禮起於殷亦本無可疑也殷本紀載武王封紂子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宋國於亳殷舊都必循盤庚舊典可知矣朱子乃謂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禘祭之詩然

宋之大禘本即大享變享言禘重有禘也魯禘於周公之廟微子非其比則當禘於湯之廟詩本亦主祀湯而以伊尹從祀其歷述先世著湯業所由開非皆祀之否則宋為諸侯禮不得禘帝學又安得及有城乎陳氏乃並以詩不及高宗為疑故曰猶也

潛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

既長疏傳潛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箋長猶久也

禘禘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馬瑞辰云說文

容深通川也或作溶古文作潛又曰窾深明也通也古文作審此詩潛哲並言潛當即審之段借廣雅窾哲並訓智是也潛哲

猶言明哲傳箋訓深非外大國是疆者京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師為內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也

商疏傳有城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

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陳奐云

史記殷本紀桀敗于有城之虛桀都河南有城與桀都相去當不甚遠淮南墜形訓有城在不周之北高注城讀如嵩高之嵩

案嵩高山在河南於聲求義高說自得諸師讀書堯典鄭注商寺三衣食良鹿

國在太華之陽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
 國契所封也司馬貞以為商即相土所居商上誤契母吞乾卵
 詳玄鳥篇又列女簡狄傳云契母簡狄者有姚氏之長女也當
 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
 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
 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
 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
 於亳又堯崩舜即位乃教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
 簡狄仁而有禮詩曰有姚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
 生商此之謂也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厲翼吞卵產子遂自修飾
 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為帝輔蓋母有力呂覽音初篇高誘注
 詩曰有姚方將立子生商楚詞離騷王逸注有姚國名謂帝嚳
 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詩曰有姚方將帝立子生商
 以上皆魯說也高注引詩作立子生商與列女傳合
 疑魯詩本無帝字王逸注有帝字或後人順毛加之

玄王桓撥注韓撥作發曰發明也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

履不越注三家履作禮遂視既發疏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

謂契為玄王遂猶福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高
 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

循禮不得踰越乃偏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撥作發曰發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蓋以桓發二字平列訓桓為武訓發為明言玄王有英明之姿白虎通瑞贊篇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是魯詩以玄王即湯漢書禮樂志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故姜嫄禹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師古曰禹殷之始祖元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德故曰元王是齊說以禹玄王為二人禹是始祖相土禹孫元王成黑帝之德而在相土前則為禹子相土父即昭明也均與毛義異韓詩外傳三載晉文公不賞陶叔狐事引詩率禮不越遂視既發蔡邕集胡公碑引率禮不越漢書宣帝紀引率相土烈烈海外禮不越四句履皆作禮是三家文並與毛異

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疏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漢書人表相土昭明子五行

志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嗣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師古曰據魯典籍相土即禹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愚案人表不誤五行志衍曾字班固封燕然山銘勅凶虐兮截海外用齊經文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曰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帝命式于九圍注齊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

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齊說曰帝天帝也詩
 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
 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
 命至於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
 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

韓說曰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

疏傳至湯與天心齊不遲言疾也

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
 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降下假假祗敬式用也湯之
 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聰明寬暇天下
 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天用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
 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帝命至王也禮孔子問居
 鄭注文引詩躋作齊與毛異乃據齊詩所述亦齊義也謂使王
 也與此箋言王之也同義聖敬至于天文選問居賦注引韓詩
 文外傳三載孔子視欹器周公誡伯禽子路盛服見孔子三事
 外傳八載湯作漢周公行謙德田子方贖老馬齊莊公避蝗蠲
 四事並引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而推演之說苑敬慎篇引湯降

不迎聖敬日躋難言篇亦載子路盛服事引
湯降二句而推演之明魯韓皆作躋與毛同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疏傳球玉綴表旒章也箋

者也休美也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

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指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於旌旗之

旒移若焉擔負天之美譽為眾所歸鄉○荀子臣道篇引詩受小

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明魯毛文同禮郊特牲鄭注詩云為下國

政為下國諸侯在嘏民之處所使不離散陳喬樞云鄭所引據

齊詩之文其釋郵表嘏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引

此詩嘏郵為證攷說文嘏兩百間道也廣六尺段注百者百夫

謂嘏之言綴也眾涂所綴也於此為田畷督約百姓之處若

街彈室者然曰郵表嘏又說文桓亭郵表也郵亭為督約百姓

之所故立表以示人又玉篇田部引詩云為下國嘏流嘏表也
玉篇據韓詩之文嘏綴以音
同通用郵旒流以聲假借也
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注
魯齊敷作布百祿是道注魯優作憂道作擊疏和也道聚也優優
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馬瑞辰云廣雅綌求也蓋本三
家詩竊謂綌對競言從廣雅訓求為是爭競者多綌求人多
詩三之卷三

詔鼓求二義相對成文與下句不剛不柔雄雉詩不伎不求左昭傳不情不耆句義正同韓詩外傳三君子行不貴苟難章引詩不競不赫不剛不柔二句言當之為貴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章引同言中庸和通之謂也又外傳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六氣章朝廷之士為祿章並引詩二句言得中也皆推演之詞齊敷作布者繁露循天之道篤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非中和之謂與董學齊詩明齊敷為布外傳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章引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道明韓毛文同魯敷作布優作憂道作摯者說文憂和之行也詩曰布政憂憂陳與云古憂愁作憂優和作憂許據詩作憂憂本字作優優段借字廣雅憂憂行也蓋本三家愚案齊韓並作優優明作布作憂者乃魯詩也說文摯束也引詩曰百祿是摯釋詁摯聚也與毛道訓聚合是釋詁摯聚之訓正釋此詩明魯道作摯束謂收束亦聚之也

受小其大其注魯共作琪或作拱為下國駿厖注魯駿厖作駿

蒙齊作恂蒙何天之龍敷奏其勇注齊龍作寵敷作傳疏傳其

大厖厚龍和也箋共執也小其大其猶所執指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龍榮名之謂○魯共作琪或作拱者陳喬

從云淮南本經訓高注蛩讀詩小琪之琪藏本字作拱从手不
从玉未詳孰是愚案魯本作其以高引蓋亦作本說文無琪字
當作拱拱謂拱執猶言拱璧也孔疏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
於上玉必以手執故易傳爲大拱小拱也魯駿厯作駿蒙者荀
子榮辱篇引詩受小其大共爲下國駿蒙是魯作駿蒙齊作梅
蒙者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梅蒙何
天之寵傳奏其勇是齊作梅蒙馬瑞辰云駿與梅同與蒙古並
聲近通用大學梅槩鄭注讀梅爲駿詩狐裘蒙戎左傳作厯戎
是其證此詩當以梅蒙爲正梅讀爲徇呂覽忠廉篇高注徇猶
衛也是徇有庇衛之美蒙通作梅說文梅蓋衣也廣雅釋詁梅
覆也梅即梅之俗爲下國梅蒙猶云爲下國覆庇耳荀子榮辱
篇是失羣居和一之道也下引詩此句爲爲下國覆庇耳荀子榮辱
篇之象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梅蒙猶言帡
幪耳上章言敷政故云爲下國之表章此章言奏勇故云爲下
國之覆庇義固各有當也董氏讀詩記引齊詩作駿駿皆段借
字說齊詩者遂以馬釋之誤矣陳喬樞云大戴記師傳與齊詩
同爲后蒼所授據大戴記所引則齊詩作梅蒙信而有徵董氏
無稽妄言耳齊龍作寵敷作傳引見上傳云龍和也箋云龍當
作寵即據齊詩改毛傳敷以聲同通用
敷奏其勇孔疏釋爲湯之陳進其勇
不震不動不蹇不竦百
祿是總疏傳懸恐竦懼也箋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陳奐云

詩三家義疏卷二十一 商頌 二

不煉二句當在敷奏其勇之上與上章一律與案家語弟子行篇引詩不懋不煉敷奏其勇是王肅本不誤此亦一證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注魯韓旆作發曷

作遇疏傳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箋有之言又也上既

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

誰敢禦害我○魯韓旆作發曷作遇者荀子議兵篇引詩云武

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遇韓詩外傳三載孫卿

與臨武君議兵法志作旆雖述孫卿語而所引詩仍據齊詩之文

遇也漢書刑法志作旆雖述孫卿語而所引詩仍據齊詩之文

也五行志上亦引有虔秉鉞如火烈烈二句史記湯自把鉞以

伐昆吾遂伐桀正此詩秉鉞之謂發即曷之消借陳喬樞云說

文坡治也一日雷土謂之坡詩曰武王載坡王篇土部引詩同

又重文發與坡同坡今詩作伐案伐即棧字與今旆同六月篇

白棧中央釋文本又作旆一日旆與棧古今字殊又小戎篇蒙

駭有宛玉篇重文作駭云與駭同本亦作伐伐發古字通用噫

嘻篇駭發爾私箋云發伐也可證說文云雷土謂之坡正謂禮

所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也然則說文所載坡字即毛

詩之古文玉篇所載曷字即韓詩之異文耳陳奐云繼旆曰旆

傳義見於六月旆為九旗之統稱不得以繼旆之旆獨擅旗名

傳中旆旗也三字係後人誤竄箋云真師出伐是鄭所據詩作

備在後居許在先韋昭注外傳以舊許連讀遂謂昆吾遷許在封衛後至湯伐時昆吾在許誤也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是其地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湯歸自夏至於大坳孔傳以為桀都安邑後儒皆依孔說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汲郡古文云大康居垺尋拜亦居之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為值之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近儒金鷄又據國語伊洛竭而夏亡攷水經伊水過伊闕中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洛水東過洛陽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伊洛竭而夏亡則桀時事也以爲桀都在今河南洛陽縣之一證與案夏桀之際昆吾最强願在其東豕韋在其西俱在漢東郡界內連屬密邇湯伐韋願鋤其與黨而昆吾已成孤立之形斷非望西南而征許州也湯爲諸侯時居南亳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書疏載或說陳畱平邱縣有鳴條亭即今開封府陳畱縣地洛陽在商邱之西北必經陳畱當即古桀都西郊也湯自商邱舉師桀必自洛陽出兵相迎故於陳畱交戰書序戰於鳴條之野猶武王與紂戰於垺之野耳夏本紀以為桀走鳴條非實錄也湯雖戰勝桀國未亡故序云遷社不可也桀因敗績西走定陶定陶故三股國故序云湯從之伐三股也開州在定陶北擊柝相聞昆吾與桀同日滅也于是夏桀已亡

湯歸商邱即天子位故序云湯歸自夏尚書大傳所謂湯放桀而歸于亳也因桀都洛陽之說想當日湯伐情形考之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疏傳葉世也業危也

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與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

之震師徒撓敗○陳奐云中世湯之前世也殷武正義云孟子湯以七十里契為上公當為大國過百里湯之前世有君衰弱

土地滅削故至于湯時止有七十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疏傳

里耳案此即前世震危之義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

以為官名商王湯也○說文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尹阿衡蓋師保之官特設此官名以寵異之及太甲時改曰保

衡呂覽言伊尹生伊水之上史記殷本紀又言伊尹名阿衡伊尹名摯見孫子用閭篇淮南修務訓高注伊尹處於有莘之野

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是也呂覽當染篇高注湯契後十二世孫主癸之子為天

乙伊尹湯相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兩引詩明魯毛文同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疏毛序祀高宗也○魏源云春秋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伐楚此詩與魯頌荆舒是懲皆侈召陵攘楚之伐同時

同事同詞故宋襄作頌以美其父六年至襄公之召陵齊桓公也齊桓公記微齊桓公詳見上愚案魏說為此詩定論毛序之偽不足辨也

捷彼殷武注韓說云捷達也奮伐荆楚架入其阻哀荆之旅疏

傳捷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架深哀聚也箋有鍾鼓曰伐架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然奮揚威

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眾○馬瑞辰云捷蓋勇武之貌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

也疾與壯健義近傳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虛古文捷段玉裁曰从虍者言有威也則捷字亦為武兒正義以為伐楚之疾

失傳指矣據鄭風挑達為行疾之兒達亦疾也則韓毛字異義同愚案召陵之役因伐蔡而遂伐楚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迅雷脫兔正以疾見其武壯孔疏未為失也殷武者宋為殷後原其本稱猶孔子之自稱殷人殷武猶言宋武也楚人春秋歷

隱桓莊閔止稱荆至僖二年始稱楚言荆楚者著其實也陳奐云架即突之隸變說文穴部突深也本毛网部架下引詩架入

其阻木三家鄭箋於字同毛而義用三家若閔宮字從翦商訓從戩商之例馬瑞辰云哀即揜之別體說文揜引聖也引詩原

與揜矣今詩作哀易謙象傳君子以哀多益寡釋文鄭荀董蜀才哀作揜云取也是哀即揜之證哀為聚又為取廣雅揜取也

與爾雅訓揜為取同義故傳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疏箋緒業也訓哀為聚而箋以伴虜易之

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敕整截然齊豈是乃湯孫
大甲之等功業○諸侯伐楚兵所到之處無敢抗阻故云有截
其所湯孫
謂宋桓公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

來王曰商是常疏也傳鄉所也箋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

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

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皮錫

璫云國即宋國此似敵國相稱之詞楚在宋南故曰南鄉若以

天子臨諸侯不當有居國南鄉之語氏羌即高宗所伐之鬼方

魏源說詳見上楊雄揚州牧箴云自彼氏羌莫敢不來庭莫敢

不來匡又并州牧箴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疑皆魯詩亦作

本鹽鐵論論勇篇故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

也苟悅漢紀二十詩云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兩引詩同蓋齊

詩本無莫敢不來享一句也黃山云此章上言自彼氏羌下言
曰商是常則自彼之彼當屬湯言蓋氏羌自湯至高宗時始一
蠢動仍為高宗所創常服屬於商也是常與闕
宮魯邦是常同若專就湯初言不得為常矣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禍適注韓說曰適數

也稼穡匪解疏

傳辟君適過也箋多眾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

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較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曉告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馬瑞辰云說文迹步處也或作蹟古經傳因多段蹟為績漢書凡功績字通借作迹是也此詩又段績為迹九州皆經禹治因稱禹迹周書立政以陟禹之迹詩云設都于禹之績正謂設都于禹所治之地箋訓為功績失之文王有聲篇維禹之績績亦當讀為迹左哀元年傳復禹之績釋文績一本作迹此古段績為迹之證適數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王引之云子猶施也禍讀為過廣雅謫過責也勿子過責言不施過責也馬瑞辰云傳訓適為過者正讀適為謫韓云適數也據廣雅數謫並訓責是韓亦讀適為謫也王讀禍為過適為謫正與毛鄭相發明愚案天謂王也詩言周天子命眾諸侯建都於禹迹之地者但令其歲時來王不施過責惟告之以勸民稼穡而已非有所多求也蓋宋於周為客惟歲事往朝周頌有客微子助祭於周廟是其例荆楚既平國家無事重新寢廟以妥神靈亦告太平之意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疏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情自

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
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也○
馬瑞辰云說文僭僣也僭之本義爲以下僣上引伸之爲過差
濫者僣之段借說文濫過差也引論語小人窮斯濫矣經典通
作汜濫之濫禮器君子以爲濫鄭注濫亦盜竊也正義曰是爲
僭濫也是僭濫二字同義此承上文下民有嚴言謂民知畏法
故不敢僭濫非謂上之賞刑也左襄二十六年傳引詩以證賞
不僭刑不濫特斷章取義耳傳遂引以釋詩誤矣陳奐云嚴讀
爲儼爾雅儼敬也荀子儒效篇嚴嚴乎其能敬己也楊倞注嚴
或爲儼愚案有嚴猶嚴嚴也下國宋公自斥其國也詩言周天
子之命又下監觀四方在下之民惟當嚴嚴乎敬以奉上不敢
有所僭濫於民事不敢有所怠違天子乃命于下國以封建錫
其福焉孟子所謂慶以地也兩言天命見宋與諸侯伐楚皆奉
天子之威靈也趙岐孟子章句十三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明魯
毛文
同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注三家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疏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

傲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
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曉告楚之義

○三家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後漢樊準傳準上疏曰夫建
化致理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注韓詩之文
也翼翼然盛也後魏書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
時齊魯詩已亡所引韓詩也白帖兩引詩同亦據韓詩後漢魯
恭傳恭疏引四方是則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魯張
皆治魯詩張賦作所視者改文以合韻也王符傳潛夫論浮侈
篇引商邑翼翼四方是極蓋後人據毛詩改之漢書匡衡傳衡
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
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見至治保子
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荀悅漢紀載衡疏云詩云京邑翼翼四
方是則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王引之云漢
紀之文本於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言道德之行由內及
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
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注所見已足是改竄之本當據
漢紀以正之皮錫瑞云白虎通京師篇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
曰京師是周以前天子所居無京師之稱三家以此為周人作
故據周人所稱曰京師京邑毛以為商人作故據商人所稱曰
商邑也釋訓赫赫靡靡迅也孫炎注赫赫顯著之迅釋文舍人
本赫赫作爽爽陳喬樞云赫赫古通疑舍人本是魯詩之文釋
文躍躍樊光本作躍躍是古本有作躍躍者與迅義合疑亦魯
詩三家度集疏卷二十一商頌

詩也言爽爽然揚其名聲又躍躍然敬其神靈壽考二句言周王享世長久與我侯國共保太平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注韓詩曰松柏丸丸韓說曰取松與柏是

斷是遷方斲是虔注魯虔作椽松栢有挺旅楹有閑注韓說曰

閑大也謂閑然大也寢成孔安注韓說曰宋襄公去奢即儉疏

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椽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椽謂

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斲而遷之正斲於椽上以

為栢與眾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

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

○張衡家賦陟彼景山明魯毛文同松柏至與柏文選長笛賦

注引韓詩薛君文引經明韓毛文同馬瑞辰云詩大雅皇矣松

柏斯兌傳兌易直也古音兌讀如脫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丸亦

為易直說文丸圓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謂滑

易而條直又丸義之引申至長笛賦丸挺形琢丸挺特節取詩

詞薛注取松與柏乃總括下是斷是遷等句釋之與箋云取松

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丸丸為取也李善注誤矣魯虔作椽者釋

宮椽謂之椽陳喬樞云釋文按本亦作虔詩曰方斲是虔毛詩

作虔爾雅用魯詩當為椽字作虔者或後人順毛改之釋詁旅

陳也又眾也皆魯訓言陳列則必眾矣傳訓陳箋說為眾正以

申傳非異義開大也謂開然大也者文選魏都賦旅楹開列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韓詩旅義注引未及逸周書作雒旅楹孔題注旅列也當本韓訓故賦以開列爲文亦本一家之說列卽陳也孔疏箋不解開義楹爲楹之長貌則開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楹植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開大貌今以魏都賦證之則肅義實本韓詩宋襄至卽儉史記司馬貞索隱文選張衡東京賦李注引韓詩文王肅云無彫鏤正謂其儉也愚案考父頌商本無可疑議徒以年壽之故致眾信不堅今得皮氏引公孫壽爲證足以冰釋羣惑毛詩當漢世雖不立學官而好古博覽之士亦間有取資漢書杜欽傳之引小卞卽是暗用毛義至於此詩則賈捐之傳云武丁地南不過荆楚西不過氏羌後漢黃瓊傳詩詠成湯之不息皇則不獨用毛兼采左傳曹植文云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蓋高宗僖公嗣世之王諸侯之國猶著德于三頌騰聲于千載植習韓詩而亦旁參毛義則鄭學大行之後時代爲之也並著於此以質學者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詩二家義集疏卷二十八終